



DIRT ROAD

James Kelman

尘路清歌

〔英〕詹姆斯·凯尔曼 (著) 陈拔萃 (译)

你必须向前走，
一直走，
不然呢？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DIRT
ROAD

James
Kelman

尘 路
清 歌

〔英〕詹姆斯·凯尔曼 著 陈拔萃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尘路清歌 / (英) 詹姆斯·凯尔曼著 ; 陈拔萃译.

--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9.3

ISBN 978-7-5596-2492-5

I. ①尘… II. ①詹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11571号

DIRT ROAD © James Kelman,

2016 Copyright licensed by Canongate Books Ltd.

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尘路清歌

作 者: [英]詹姆斯·凯尔曼

译 者: 陈拔萃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
责任编辑: 管 文

特邀编辑: 海 莲 程慧敏

封面设计: 易珂琳

版式设计: 朱明月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217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22印张

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2492-5

定价: 49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“我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强。你呢？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

第一章

父亲唤醒默多时，是凌晨五点半。默多赖在床上，思绪万千。但只是胡思乱想，因为他昨天已收拾完毕，并无太多顾虑。很快他便起床下楼吃早餐，这时父亲已用餐完毕，正在对电器开关、煤气阀门、窗户插销做最后的检查。短短几小时后，人们会和往常一样离家去往学校，而默多和他的父亲将离家去往美国。

不一会儿，他们便启程了。他们沿着山路一直往下走，目的地是渡轮码头。父亲推着行李箱，默多背着帆布包跟在父亲身后。父亲原想让默多也带一个行李箱，但这似乎不太可能。

这是一个神清气爽、生机盎然的早晨。他们途中偶遇一位刚买报纸回来的老邻居和他的爱犬。邻居看见他们满满的行李，准备停下寒暄几句。这位邻居总是侃侃而谈，默多虽很喜欢，但此刻也不敢耽误太多时间。默多朝他挥手示意，父亲似乎并未留意到这位旧相识。他们继续前进，一直到了码头。

默多在渡轮码头遇见了同班同学的哥哥。清晨正是渡轮码头繁忙的时刻，哥哥忙得不可开交，无暇与默多过多地交流。这里的通勤者每天都乘坐渡轮到对岸上班，默多的父亲也是其中一位。可此时，默多的父亲却不和任何一位他可能认识的乘客点头示意，至少默多没看见。父亲一路上沉默不语。找到位置坐下以后，父亲拿出书开始阅读。而默多再次开始胡

思乱想。若有人问他在想些什么，他自己也无法言明，只是任由各种思绪漫天飘荡。不一会儿，他起身向外走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我只是出去一会儿而已。”

父亲点了点头，继续阅读。

这趟渡轮默多虽乘坐了无数次，但依然每次都充满喜悦。他倚在栏杆上欣赏着坎布雷岛的美好景色。过不了多久，他们便会坐在飞机上穿越该岛，可该岛离起飞机场的距离过于接近，以至于无法俯瞰这等美景。在今天之前默多只坐过一次飞机，是去西班牙度假。不对，一来一回应该算两次。在他的印象中，坐飞机是件美好的事情。为何美好？他停止了脑海中飘过的念头。这或许根本不是什么念头，而是一张照片，一张妈妈和姐姐都还在的照片。

默多一想到“家庭”，脑海中便出现了这张全家福。当时，家里不仅有父亲和他，更有妈妈和姐姐。可怜的姐姐伊丽七年前死于不知能否被称为疾病的“癌症”，而妈妈也在今年春天末被同一种疾病夺去生命。默多对于癌症如此无情地残害人们的生命根本无法置信。前一天她们还生龙活虎，而第二天居然病人膏肓。整个过程如此迅速以至于在默多看来，这更像是中了一枪：你正在街上走着，而接下来，你便躺在了阴森的医院里，无能为力、孤立无援。默多母亲和姐姐所罹患的癌症是家族病，女性难以幸免。而男性却对此无能为力、束手无策。他们所能做的所有事情仅是陪伴左右、知疼着热。除此之外再也无计可施。

这种爱莫能助，只能寄希望于医生和现代医学的感觉实在怪异。默多感觉力不从心、难以忍受。想必父亲也有同感。可默多却并不知道。父子间对此话题始终保持沉默。

默多倚着船栏，享受着蓝天、碧海和清新宜人的空气。风太大了，没有人和他一样站在这里。他们都在渡轮里或者在自己的车上。默多对船情有独钟，认为即使是小船也比飞机好多了。如果有钱的话，他定会买艘船，甚至在拥有汽车前他就想先拥有一条船。有了船，就可以自由

地去往任何地方。他不在意是电动船还是帆船。默多认识的人都有船，可能是他们的父亲有，也可能是叔叔有。拥有一条船该有多棒！可默多的父亲却满不在乎。试想如果你每天上班都坐船来回，那你绝不会想在空余时间再以此为消遣。对他而言乘渡轮通勤和在海上扬帆搏浪是一样的感受。在默多看来，这是父亲讲过的最愚蠢的话，父亲说话总是冷冷淡淡、不理不睬的。

默多同班同学的哥哥走了过来，他知道默多父子即将前往美国，却不知道他们去多久。

“大概两周吧，我想。”默多对他说。

“只是你想？”哥哥笑他。

“也有可能是两周半吧！”默多也笑了。

哥哥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笑了笑，同时轻吹了一下船上滚动轴承上的灰。默多知道自己这话听起来很傻，可他确实不知道要离开多久，父亲似乎没告诉他。对吗？好像又告诉了他。可默多不记得了，他经常对父亲的话充耳不闻。他或许应该问个究竟，可他不喜欢追问。他一次只提一个问题。

对于离开多久，默多其实并不在乎，甚至最好是永不回归。他也不在乎目的地是否为美国。美国似乎不错，但他也不以为然。对他而言，生活似乎已经停止了。而这一切不是父亲的错，错的只是生活。默多的姐姐去世时他才九岁，母亲去世时他才十六岁。看到身旁的挚爱去世却无计可施，只能仰天长叹。人们说哀莫大于心死。此话不假。母亲去世后，默多无时无刻不惦念着她，从早上起来那一刻到晚上睡前那一刻，他都在想：母亲在睡觉还是已经起来了？她能看见什么？看到的还是和我们一样的吗？抑或眼前已经漆黑一团了？

人们说如果发生了悲伤的事情，可以尝试离开伤心地。是的，这或许是默多和父亲能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了。

渡轮马上靠岸了。父亲在等着默多。看见默多时，他耸了耸肩。这

是很特别的耸肩方式，默多知道，父亲认为他该提前几分钟在此候着，有备无患。在默多看来这多少有点儿傻，即使是错过开船也不可能错过下船。怎么可能错过下船呢？渡轮停靠在岸，除了下船根本别无选择。可父亲遇到事情时总是这样。可能他在想会不会错过火车。下了渡轮后紧接着便坐火车，怎么可能错过火车呢？即使真的错过，他们还可以临时改乘汽车。而父亲总是那样未雨绸缪、防患于未然。

他们挤过其他乘客，匆匆而行。身旁有一些乘客小跑上火车以抢占最佳座位。

他们上车了，父亲说道：“你带上所有行李了吗？”

“带了。”默多耸耸肩，回答道。他觉得父亲此问多此一举。护照、签证和机票都在父亲身上，他只需要带上自己和寥寥无几的钱。默多伸手进口袋摸自己的手机，可手机并不在。他又找了其他地方，一无所获。或许在背包里吧，可他从不把手机放在背包里。

身后的父亲正在看书。父亲总是在看书。火车蠕蠕挪动，检票员开始检票。默多瞄着窗外，再一次摸遍口袋。难道没有带来吗？他想，那就实在是太糟糕了！真的没带来？怎么可能？绝不可能。可事实却果真如此。

父亲看看默多：“还好吗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父亲点点头，翻过一页书继续阅读。默多等到检票员离开后，挨个儿打开帆布书包的口袋认真检查。可仍然没找到。他确实没把手机带上。

父亲再次看看默多。默多说道：“爸爸，我忘记带手机了。出门前我把手机放在橱柜上，可不知怎么忘记拿了。”

“检查过所有口袋了吗？”父亲问。

“那我再检查一遍吧。”

默多再次把身上和书包里所有口袋翻了个遍，手机依旧不见踪影。

“确实没带手机出门。爸爸，实在不好意思。”默多说道。

父亲点点头：“没带也好，少些干扰。”

默多叹了口气，拉上书包拉链，盯着窗外。

他现在似乎一无所有。这只是旅途的第一站，还有漫长的路途才能到达目的地。

乘坐飞机到阿姆斯特丹中转需要一小时四十五分钟，而到美国需要十二小时！十二小时！天哪！一旦机门紧锁，便被禁锢起来，只能靠无聊的电影、iTunes 等打发时间。一旦上了飞机，便只能无所事事。想象下如果一上飞机便有人发放安眠药，你上飞机，吞下药，一觉醒来便下机那该多好。甚至他们还要用个锤子把你敲醒呢！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是父子俩的目的地。然而他们并未就此有过多谈论。人们说，敲一下脑袋可以祈求好运，正如敲击木头可以心想事成一样。这听起来十分愚蠢。脑袋怎能等同于木头？因此，不要过于相信这些迷信的形式。如果真要祈求好运，千万不要随便敲头。默多从不迷信。在心想事成前千万不要过早透露目标。千万不要滥用“命运”一词，这并不会带来好运气。阿姆斯特丹距离孟菲斯市非常遥远。具体有多远？默多并不清楚。还好他的背包并不重，带上飞机并不费力。

想象一下如果要游泳穿越大西洋。那可是数千英里的距离呢！默多听说，如果飞机发生意外，飞行员要以一个合适的角度降落，使飞机像水上飞机一般滑行，乘客才有足够时间跳进橡皮艇中求生，飞行员才能发出紧急求救信号，否则乘客将会在五到十分钟内死于非命。若成功发出紧急信号，将有各种各样的船只赶来救援。各种各样，有渔船、游轮，甚至快艇。有些快艇可以长距离航行。前来救援的船只种类取决于飞机失事的周围海域，但如果飞机在苍茫大海的中央失事，救援可能性就很小了。然后，假设乘客逃生成功上了船，谁会坐在你旁边呢？万一要是个大腹便便的胖子呢？假设坐在旁边的是一位老太太，或一位小孩子或婴儿，他们逃生的时候需要得到协助，除非婴儿的父母在那儿并救他们。因此被遗留的可能

是老弱病残者，这取决于他们是否足够强壮、是否行动不便或是否需要婴儿车。那怀中的行李呢？或许会丢失，漂浮在海面上。人人都想带上行李逃生，可救生艇上并无足够空间。

这个时节的海面风平浪静，想必也是飞行的好时节。默多喜欢夜晚月光照耀下微波粼粼的海面，抬头还可以看见满天繁星。古时候船员以日月星辰为导航，网络上有很多笑话以此为蓝本。因此有了在学校里听到的一个笑话：“请问，如果水星在金星的位置上，是否便不符合几何图像规律了呢？”不过默多常因星星或运气一类的事情惹恼父亲，尤其是运气。父亲不相信运气之类的歪门邪道。默多则认为父亲大错特错。

人无法掌控生死。既然如此，那不是运气是什么？基因就是运气的代名词。人们说，如果疾病基因早已根植于体内，那就称之为“命中注定”。默多不同意这个说法，而父亲从不在乎。这听起来像是上帝的旨意，可上帝从不会指定任何人去与死神赴约。默多因此认为他们的话是一派胡言。那些尚在人世的人呢？上帝对他们的旨意是什么？去世者难道是由于替换尚在人世者而被上帝置于此地吗？上帝对去世者的旨意是什么？难道父亲的出现是上帝的旨意，让母亲与其相遇、相爱、成家后，再夺走她和他们的女儿吗？万一飞机失事，默多被淹，而父亲逃生，这又是上帝的旨意吗？难道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因为父亲，上帝的旨意都是为了父亲吗？这就是默多一旦上了飞机，便可能葬身大海的原因？那飞行员和其他乘客呢？他们也会由于父亲而失去生命吗？这简直是胡说八道。

在一部电影里，一个女人在拥挤的飞机场中，眼前不断闪现着左右浮动的幽灵。她深知幽灵是“为她而来”，不断左盼右顾地寻找。幽灵总是快她一步，因此她总是不断追赶，以至于错过了飞机。而令人意外的是，她错过的飞机失事了，她得以与死神擦肩而过。看来好的幽灵就像患难与共的神灵朋友。默多并不相信有幽灵，但相信神灵世界的“存在”。神灵是存在的。他似乎某些时候能感觉到神灵的存在，例如在他吃油桃的时候

能感觉姐姐伊丽在身旁。伊丽最喜欢吃油桃了。

在阿姆斯特丹机场去往孟菲斯市的候机室里，只有父子俩来自格拉斯市，也只有父子俩操着苏格兰口音。机场里充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，其中有四个穆斯林女生，因为学校活动或宗教活动而外出。宗教信仰使她们与众不同，她们自说自话，完全没有留意到默多的存在。

然而这是为何呢？人们总会被留意而默多应该也不例外。假设默多精通她们的语言并参与谈话。其中一位女生提问而答案只有默多知道。或许她们因为宗教信仰产生矛盾，而默多的回答让她心悦诚服。

孟菲斯机场人潮汹涌。为了节省空间，人流被安排排起“之”字形长队等待检查签证和护照。警察和士兵持手枪和警棍巡逻，有的甚至怀里还揣着步枪。

父亲觉得默多目不斜视地盯着人看，便用手肘碰了下默多，实际上默多是在东张西望。周围所有人都在东张西望。当人们发现新奇事物时，总是会举目四望。为何？因为如果无法看到人和事物，眼睛将沦为毫无用处的点缀之物。有人目不转睛盯着地板，有人环顾四周看着周围的人。

一位保安戳了一下父亲的手臂，父亲略有不悦，保安却毫不在乎，用眼神提示父亲“快点儿，再快点儿”。

父子俩终于来到行李提取处等待行李，传送带已开始工作，可行李仍未运出。默多无意识地伸手到口袋里摸手机。这次他并未摸遍所有口袋，毫无疑问，手机无影无踪。可父亲应该带着手机的，而不是借用默多的手机。父亲表示他只是想从纷至沓来的短信和呼叫中暂时脱身，享受清静。可默多不这么认为，如果不能用手机上网查找出行信息，整个行程将会一头雾水。

等待行李的人们互相推搡，焦急地寻找自己的行李。小孩子也跟着连拉带扯，这其实相当危险。父亲保持警觉，生怕有孩子一不小心摔跤或

者卡到手。

机场禁区外有不少人持姓名卡在等候接机的亲朋好友。或许也有人在等着父子俩！会吗？不可能。约翰爷爷^[1]和他的妻子住在数百英里外，不太可能会来接机。父子俩本可转机到他们居住的小镇附近的机场的，无奈机票费用太高，只好放弃。父亲也有其他亲戚在美国，可没有谁是居住在附近的。

机场四周布满了出租车、中转航班、大巴、出租车和火车的各种指示。问讯处人满为患。父亲让默多看管行李，自己则去问讯处排起队来。这里是美国，到处都是行色匆匆、风尘仆仆的美国人。他们的穿衣打扮也与苏格兰人大有不同。对父子俩而言，美国不仅是另一个国度，更是另一个大洲。

父亲向默多招手示意：“干什么？看管好行李箱！”默多示意着回应父亲。他把帆布包放在行李箱上，蹲坐在旁边。父亲是英明的，在熙熙攘攘的机场，要提防小偷。他们躲在一旁，伺机而动。可如何判断谁是小偷呢？即使一个人衣衫褴褛，看起来贼眉鼠眼的，也不能说明他就是个小偷。

这里的人们穿着与苏格兰人大不一样。不少老年人和肥胖者穿着短裤。有人戴着牛仔帽，似乎要用来复枪和绳索来套捕牲畜；有人穿牛仔靴、戴牛仔帽，随身携带手风琴音箱。音箱棒极了，设计精良，按钮闪闪发光。这肯定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，音箱都那么精致，手风琴该多么美妙绝伦！音乐也与苏格兰截然不同。这人看起来更像是墨西哥或南美洲人，韵律和舞蹈一定与苏格兰大相径庭，但有一些也是相似的。普通舞步、快舞、女性踏步或轻跳的慢舞，尤其是女性的舞步：让我们手拉手、脚抵脚，欢快

[1] 约翰是汤姆的舅舅，是默多的舅爷爷，在本书中默多对他的称呼统一为“约翰爷爷”，同样地，后文中的莫琳为默多的舅奶奶，默多对她的称呼统一为“莫琳奶奶”。——译者注（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）

地跳起来吧！

终于轮到父亲询问，接待父亲的是一位不耐烦的老员工，他无精打采地听完父亲的问题，毫无反应。父亲有点儿恼怒，再次询问另一位戴着厚镜片的白发黑人女员工。她也是位老员工，父亲与其交谈了一会儿，似乎并未获得想要的信息便离开了。看着父亲大步流星地往回走，默多便知道他们要离开了。在父亲抓起行李箱手柄前，默多便背起书包提前做好准备。

他们到达美国了。他们终于离开了机场大楼，呼吸着新鲜空气。

一出门，他们立刻感觉到烈日当头、夏日炎炎，这里呼吸的空气都与苏格兰有所不同。周围有人在吸烟，让默多头晕目眩。默多还小的时候便有这种感觉，尤其是饿着的时候，闻到烟味特别容易眩晕。默多几小时前在飞机上吃过三明治后便没有再进食。在这之前呢？在阿姆斯特丹吃的依然是三明治。难怪他饿了。

当地大巴将父子俩带到公交总站。很多人在公交车站前排队，默多看到不少士兵。这些男男女女的士兵看上去跟默多一样年轻，另一些稍微大些。或许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士兵。在苏格兰，十七岁便可以不经父母允许入伍。默多只有十六岁，但马上就十七岁了。他对海军情有独钟。他想象着某天毫无预示地告诉下班回家的父亲：“爸爸，我入伍海军了。”毕竟这是他自己的生活，何尝不可？

等待巴士的人们看起来都其貌不扬。无聊的男女老少纷纷拿出手机，发短信、听音乐和查找信息。一个巨大的显示屏提示着大巴将推迟到达，请大家保持耐心。一些乘客闭上眼睛打盹儿，另一些乘客干脆躺在地板上休息。如果你只身一人，绝对需要格外当心。警察带着警犬巡逻，嗅探毒品。他们持真枪实弹、警棍和手铐，边巡逻边小声欢笑地交谈。

“不要盯着警察，儿子。”父亲说道。

“我没有盯着他们。”

“如果他们看你，你就移开视线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他并未盯着警察，不过争吵这些也毫无意义。他们离家到底多久了？似乎度日如年。或许他们可以睡在大巴上。想象一下如果有一把大而舒服的椅子，为何不躺下闭目养神呢？但如果大巴迟到了，又该如何呢？

他们在长凳上找到空位。父亲再次拿出书本阅读。默多本应该买一本书的，可他没想过去买书。因为他压根儿没想过自己要阅读。再说这些还有何意义？木已成舟，一切都为时已晚，再想也是后悔莫及。真是愚蠢，居然忘记带手机了，真是愚蠢！

大堂的另一边，警察正在命令一位乘客打开背包检查。警察里里外外仔细检查有无毒品。这位乘客的物品，包括衣服、袜子和内衣，都被翻了出来。他无奈地坐在一旁，低头注视地板，神情不悦。

父亲没有留意到这些。身旁走过一名妙龄少女，吸睛无数。她亭亭玉立，身着短裙，露出纤纤细腿，引来众人纷纷侧目。

音乐总能让人放空大脑，真不敢想象这个世界没有了音乐会为何物。默多想买一个新设备很久了，可苦于囊中羞涩。这世道真是有钱万岁。这个设备要捆绑毫无用处的旧手机和耳机。父亲看着一本杂志，读出声来。默多认为这样仍然能听见他人谈话，可父亲却似乎充耳不闻。父亲总能对周围事情置若罔闻。可默多不行，默多需要音乐。如果别人说话而你充耳不闻，那就相当于置身事外了。无论何时何地，你总是心不在焉、神思恍惚、魂不守舍……

“你睡着了？”父亲推了推他，问道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还说没有，我可以拿走你的行李，把你的背包从肩膀卸下。我可以偷走你所有东西。”

“父亲，我没有睡觉。”

“你就是在睡觉。”

“我没有。”

“你闭上眼睛了。”

“我准备心里默数到‘十’，然后睁开眼睛。”

父亲叹气：“你太大意了，我明明让你看管好行李。小偷无处不在。”

默多点头。父亲抬头看了下指示牌，合上书，看了一眼手表，说道：

“走吧，我们慢慢走过去，还有将近四十分钟。我们可以慢慢散步，呼吸新鲜空气。”

默多很赞成散步这个主意，但他们还在公交车站。即使只是看一眼他也喜欢到室外去。他们来到了美国，可还没到外面看过。孟菲斯市、田纳西州，这些对他们来说都还只是名称而已。

他们在一条贩卖软饮的机器的长凳上找到座位。默多早已饥肠辘辘，而父亲似乎并未有同感。其他人把食物放在膝盖上进食。默多开始想象他们居住的地方。是否也是普通的房屋？一样有卧室、厨房和起居室？有没有沙发、椅子和桌子呢？他实在难以想象他们烤土司，煮扁豆、鸡蛋或者粥的样子。这毕竟是一个迥然不同的国度。一个老年人走过他们身旁，他身着一件奇特的口袋卷曲、蝶形领结上镶嵌着宝石的夹克，那宝石像母牛头上的角一样，还有他嘴里伸出的一个东西——那是什么？可能是残留的雪茄。他衣衫褴褛、瘦骨嶙峋、弓腰驼背，这位可怜的老人坐在附近长椅上自言自语，嘴里喃喃地说着关于宗教的东西：“请相信上帝、相信基督吧！”默多看着他，笑了笑。

另一位男人一瘸一拐地走过，招呼这位老人：“兄弟，阿门。”或许是在挖苦他，又或者是一位虔诚的信徒。可他看起来完全不像，更像是上班族。从事何种工作呢？这里的人们都从事何种工作呢？或许同样的工种也和家乡人们干的活类似，例如修理工、电工、水管工、超市收银员、仓库看守员、咖啡店员工等。他们来自何方？他们将去往何方？有人可能去探访亲戚。老人看起来稍有怒气，再次喃喃自语：“请相信上帝，请相信耶稣。”

奇怪的是，老人似乎在看着父子俩。父亲正在阅读，并未留意，但

终于被声音吸引过来。老人举起手，祈祷：“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，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。”

父亲若无其事地微笑了一下。为何老人会注视着他们呢？或者说是看着父亲而不是默多。老人脸带怒气，再次重复“耶稣”，并像老师一样把手指放下。

毫无疑问这是个精神失常者。或许他讨厌外国人。但这会惹怒他人，因此气氛略有尴尬。父亲也留意到了这个现象。

“因为我们外国人吗？”默多轻声问道。

“我也不清楚。”父亲耸耸肩。

“大巴什么时候才能到？”

“快了。”父亲轻笑了一下，盯着地板。

其他人或许不会留意到父子俩的异乡人身份。是吗？就算留意到又如何呢？就算别人对你一无所知也会对你上下打量。父亲并不想理睬这位老人，可他却一直盯着父亲，父亲于是也盯着他，老人转动手指，说道：“若这是上帝的旨意！他以精神改变上帝的旨意。如果这是上帝的意愿，那就充满爱意地接受吧，如果这确实是上帝的旨意。”

默多并不喜欢这位老人祈祷的方式，也不喜欢看到父亲并不为其所动的表情。父亲应该有所反应。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实在太不公平了。父亲是幸存者。他应该相信上帝。默多可以不相信上帝，但父亲应该相信。默多的这个想法是从母亲在临终关怀中心时萌发的。一位牧师走过病房要与父亲交谈。父亲不反对，但默多不同意。这跟牧师有何关系呢？为何他要在这里？如果没有人归属于他，他来此有何目的？牧师探望母亲，停留了一会儿。为何他能探望母亲？他只是一个牧师。默多绝不会让他探望母亲。为何父亲同意？他是否事先征求了父亲的意见？母亲绝不会主动邀请牧师。绝不会。牧师像一位陌生人一样祷告，母亲躺在床上，奄奄一息，置若罔闻。他这样做意义何在？毫无意义。可怜的母亲，病入膏肓时还要听他的长篇累牍。是的，她是父亲的妻子，但她同时是默多的母亲。牧师

还抓住了母亲的手。想想便觉得毛骨悚然。

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，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。默多讨厌宗教的那套说辞。

在前往孟菲斯市的大巴上，默多坐在靠窗位置，而父亲坐在过道。大巴的目的地是新奥尔良，但他们在大巴到达目的地前便需要下车换乘，或许还需要换乘好几次。默多对路线不甚了解，只能依靠父亲。父亲掌管一切。他掌管证件、信息和票据等所有东西。向来如此。他并未向默多透露过多行程。默多也不喜欢问，他本可以问，可他不喜欢。他们之间交流甚少。

大巴的第一站是一个连一个像样公交车站都没有的小镇，也没有人在车站等候。司机停车让两位乘客下车，他们在车旁取行李时，他站在车后点了根烟，吞云吐雾。司机再次上车后，驾驶大巴穿越高速公路，便转向一条安静、绵长的小路。车上非常安静，只有窃窃私语声。或许大家都在打盹儿吧。默多也是。等他再睁开眼睛时，便看到一条宽阔的河流。他肯定小睡了一会儿。他看着身旁眼睛紧闭的父亲。他在睡觉吗？

“父亲……父亲……”默多喊道。

父亲睁开双眼，用了好一会儿才适应了周围的景色。

“这是什么河流？”默多问父亲。

父亲朝窗外一瞥，靠回椅背。“我不清楚。”父亲回答。他睡眼惺忪地再看了一眼，又闭上了眼睛。

居然看到了一条河！想象一下在河里畅游，其乐无穷！待在水里的感觉真是棒极了。如果默多有钱，他首先会买一条小船，航行到想去的任何地方去。人们可以驾乘游艇环游世界。他们可以随意出发，停靠港口或上岸观景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是澳大利亚吗？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新环境里，你可以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。噢，不对，这里是牙买加。所以，要先买船。